



(修订版)

#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ZAIMAOZEDONG  
SHENBIAN  
SHIWUNIAN

李银桥 韩桂馨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ZAI MAO ZE DONG SHEN BIAN  
SHI WU NIAN

李锐撰 韩桂荣 著

#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李银桥 韩桂馨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韩柱馨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202-04281-9

I. 在… II. ①李…②韩… III. 毛泽东(1893~  
1976)-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1172号

---

书 名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修订版)  
著 者 李银桥 韩柱馨

---

责任编辑 解京宁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责任校对 丁 清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06年9月第2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书 号 ISBN 7-202-04281-9/K·834

定 价 38.5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 |    |            |     |
|----|------------|-----|
| 一  | 撤离延安       | 1   |
| 二  | 来到毛泽东身边    | 21  |
| 三  | 粉碎“重点进攻”   | 41  |
| 四  | 时刻不忘为民兴利除弊 | 52  |
| 五  | 在杨家沟的日子    | 65  |
| 六  | 惜别陕北       | 90  |
| 七  | 在西柏坡的日子（一） | 110 |
| 八  | 在西柏坡的日子（二） | 133 |
| 九  | 毛主席当红娘     | 147 |
| 十  | 他像父亲一样     | 162 |
| 十一 |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 173 |
| 十二 |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 182 |
| 十三 | 从双清别墅到菊香书屋 | 198 |

# 一 撤离延安

## 李银桥：我给周恩来当卫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他的美国主子援助下，不顾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强烈要求，撕毁《双十协定》，从1946年夏天起，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自然是他们进攻的重点。蒋介石指挥他的嫡系、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投入了34个旅，约25万兵力，分5路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在西安集中了一支伞兵部队，企图突袭延安。

1946年10月，我所在部队358旅由内蒙古经山西调到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军民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图为毛泽东在陕北审阅有关文件

延安，准备迎击胡宗南的进攻。部队驻在延安东边的雀儿沟一带，旅部设在柳树店。当时，我在旅长黄新庭身边当特务员。358旅政治委员是余秋里。他们俩工作配合默契，仗打得很好。

从11月开始，敌机不断进入延安上空骚扰。周恩来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和叶剑英参谋长从重庆先后回到了延安。延安的后方机关开始有计划地疏散。

1947年2月，我奉命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社会部警卫科长刘坚夫同志和我谈了一次话。

“李银桥同志，你在前方给首长当过特务员吧？”刘坚夫的神情表明他了解我的历史。

“我从11岁参军后，一直在首长身边当通信员、特务员。”我这样回答。其实，特务员就是勤务员，负责照顾首长的生活。

“参加过战斗吗？”

“参加过。在358旅青年连，参加了陕西爷台山和山西离石的战斗。调晋绥后，打凉城，打卓资山，又打包头，打进去又被打出来。”

“很好。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周副主席身边当卫士，既要保护好首长安全，又要照顾好首长生活，你看怎么样？”

“我怕干不好呢。”

“你当过特务员，又打过仗，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好了，就这么定了。”

于是，我便来到周恩来身边。

那一天见面，周恩来握住我的手说：“你来我这里工作，愿意吗？”

我低着头说：“干太长了……我想到部队去。”

周恩来注视我片刻，温和地一笑，说：“想去部队也是好事么。

不过，你来我这里工作，我还是欢迎的。你工作两三年，我送你到学校学习去。”

当时，邓颖超同志也在场。邓大姐说：“我们是欢迎你来的。”

我说：“我怕干不好。”

周恩来说：“我的事情很简单，很有规律，就是生活上的事情，打饭，洗洗涮涮，你帮我料理料理就行。”

就这样，我给周恩来当了卫士。

元宵节到了，延安城内人流滚滚。从北关到新市场，从东关到大会场，一通通锣鼓，一队队秧歌。高跷、花灯、武术、杂耍，引来观者如潮，喝彩声如雷。入夜，街道两旁挂彩灯，放花炮，火球映红夜空。

可是，我们这些当卫士的却明白眼前的歌舞决不意味着升平，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几乎天天跟随周恩来去参加重要会议，在会议室外，可以看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脸上带着平常的微笑，但他们的眼里，却漾出了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锐气。

开会回来，周恩来用他那柔和悦耳的声音问道：“小李，你说胡宗南这一次会不会来延安？”

“他过去已经叫喊过两次，这一次也许又是诈唬人。”我说。

“你要是这样想就危险了。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周恩来两道浓眉毛扬了扬，望着我，“为什么说决定要来呢？因为国民党在全国打了许多败仗，被我们消灭了65个旅，活捉一百多个将军，损兵折将哟，所以他们决定要向我们边区出气。”周恩来轻轻点点头，露出自信的微笑，“他是决定要来出气，出了出不了气，可就由不得他



喽！”

3月5日，国民党29军48旅佯攻陇东，企图牵动我军主力西向，以便乘虚突袭延安。可是，敌人弄巧成拙，佯攻不曾展开，西线我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便歼灭了敌48旅，击毙旅长何奇，并连夜赶往南线，准备迎击敌人主力进攻。

3月8日，延安一万多军民在宝塔山下的商会大会场举行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讲了话。接着，周恩来走到主席台前。他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分析了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处境，说明蒋介石已到了穷途末路，妄图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其垂死命运。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放弃延安，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最后，他提高声音，充满激情地号召：“我们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会场上，红旗翻卷，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惊天动地：“团结起来打胜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3月11日，根据《双十协定》而派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匆匆撤往国民党统治区。

3月12日，延安上空出现美制蒋记轰炸机。当第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人民解放军总部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正在军用地图前研究迎敌方案。

这一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领导带领一部分机

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3月13日拂晓，胡宗南的15个旅分兵两路——右集团董钊，左集团刘戡，同时由宜川、洛川一线分路向延安发动猛攻。我们的部队利用梢林隘路和纵深工事展开英勇抗击。延安城内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前线隆隆震响的大炮声。

同时间，45架敌机对延安实行狂轰滥炸，一整天没有停歇。

彭德怀紧急调来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敌空降兵，并亲自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

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两句话，那平静而坚定的声音至今想来仍清晰在耳畔：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守在窑洞内外的卫士和警卫人员都以为毛泽东只是笼统讲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精神，并未当真。彭老总却立刻认真了，在院子里召集警卫人员严厉下令：“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



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在批阅文件

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下午，敌机轰炸王家坪，一颗重磅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

遍地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窑洞前的大槐树被弹片削去一大块皮。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燃烧的辛辣气味。烟雾散去，毛泽东左手端着的茶杯竟动也没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滴！而他右手的那支笔仍在地图上移动，那条调兵路线没打一点折扣！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彭总对那山摇地动的一声炸响毫无所动，目光追逐着毛泽东的笔尖……

爆炸声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但眼前的情景却使我们镇定自若。

门忽然被推开了，警卫参谋贺清华冲进来，刚要叫喊什么，一见窑里的人们从容自若的情景，立刻闭了嘴巴。

“客人走了吗？”毛泽东看着地图问。

“谁，谁来了？”贺清华纳闷。

“飞机呀，”毛泽东用笔朝上指指，“喧宾夺主，讨嫌！”

于是，大家都笑了。

有人拿了一块落在门前的弹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来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嗯，发财发财，能打两把菜刀呢。”然后对警卫排长阎长林说：“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受到什么损失没有？”

晚上，阎长林调查回来报告：“南门外炸死一头毛驴。”

“人呢？”毛泽东着急地问。

“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后一个劲骂蒋介石。”

“损失一头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毛泽东说罢，继续同周恩来、彭德怀讨论军事行动计划。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

话音未落，轰隆隆两声巨响，天昏地暗。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

不远处同时爆炸。门窗玻璃全部震碎，气浪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受到震荡和冲击，嗡嗡作响。片刻，烟雾散去，窑内恢复光明。只见毛泽东用手在身上轻轻一掸，拂去烟尘，笑道：“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放声大笑起来。

傍晚，新四旅的干部来了，汇报西华池阻击战的详情。汇报结束后，旅领导纷纷劝说毛泽东：“主席，形势已经很紧迫，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

毛泽东将手一拂，接着又在桌上轻轻一击：“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 李银桥：毛主席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几天来，敌机一批一批闯入延安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周恩来都要跑到毛泽东住处，看毛泽东进了防空洞没有。毛泽东对他的卫士下令：“敌机来时，不许打搅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弹，我办我的公。”周恩来查看了毛泽东居住的土窑，认为土层薄，很不安全，便亲自选了一个石洞，再三劝说毛泽东搬进石洞里办公。

新四旅程悦长副旅长和 16 团团团长袁学凯来见毛泽东，说：“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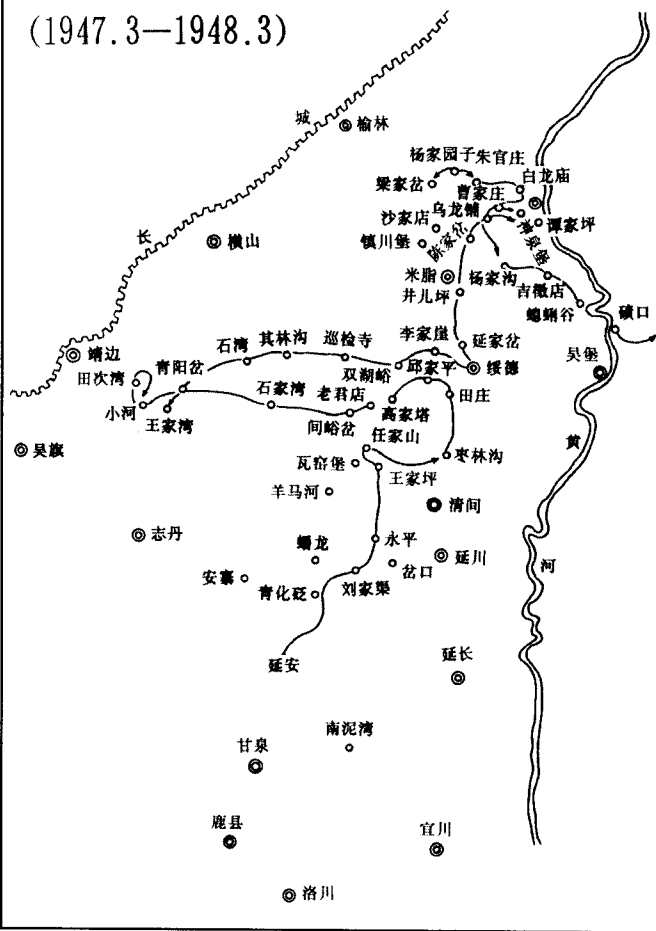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

处。不过，我有点想法。”毛泽东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面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 20 多万人马，我们只有 2 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程副旅长和袁团长面面相觑，既受感动，又有些不安，实在是无可奈何。

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路线图  
(1947.3—1948.3)



何，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1947年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同第二纵队王震司令员谈话。东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进犯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

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跑步赶到，喘着粗气吼道：“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

同志们都感到形势严峻。中央警卫科参谋龙飞虎来不及报告就破门而入：“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王震忙说：“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道：“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毛泽东倾听门外，外面没了彭德怀的声音，显然是去前线了。毛泽东稳坐椅子上问：“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好几个喉咙抢着回答。

“群众呢？”

“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满意地哼了一声，“好吧，吃饭！”

枪声已是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了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火烧屁股一般急，饭菜早已装在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这时不得不拿出来，又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历来是狼吞虎咽，可今天却细嚼慢咽，“蘑菇”起来。原来，毛泽东有言在先，他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周恩来请回了彭德怀。彭老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

来：“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焚的彭德怀，又往嘴里拨饭。彭德怀朝工作人员瞪起眼：“还愣什么？快把东西都搬出去！”

秘书急忙清理办公室，而窑洞外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吉普车已经轰隆隆地发动起马达。

毛泽东皱了皱眉，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幽默地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来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司机周西林踩动油门，汽车马达一阵隆隆急响。

“你们愿意走吗？”毛泽东走出窑洞，仰望矗立在延河边土山上的宝塔，喃喃着。良久，他把嘴角一沉，对站立身边的周恩来及所有工作人员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答应。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登车之际，蓦然又回首，发表宣言一般大声说道：“同志们，走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 韩桂馨：在洛杉矶托儿所

蒋介石、胡宗南开始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指示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撤离延安。此时，我在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当保育员，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带着60多个孩子第一批撤离。临行前，我们为孩子们赶制了棉衣、棉被、干粮，把孩子们睡觉的木床改为驮床，就是两个小床用一个架子连起来，以便放在牲口背上驮着，一边一个。你

们看电影《啊，摇篮》了吗？就是那个样子。

一路上，虽然没有正面和敌人遭遇，但也多次遇到过危险。在战争环境中孩子们也很懂事，他们在紧急情况下也学会了卧倒、隐蔽等动作。我们最感头疼的是疾病的侵袭。刚开始转移时，天气就冷了。大冷天行军，体质弱的孩子就容易感冒发烧，气管炎、肺炎总在纠缠着孩子们。由于我们精心照料，加上到了驻地，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孩子们一次次战胜了病魔。

我们撤离延安后，首先转移到瓦窑堡，在那里居住了几个月。1947年3月又奉命继续东进转移，15日清晨到了黄河边的吴堡县，当晚在艄公的配合下，抢渡了黄河，到达山西林家坪。出陕北，到山西，一路上高高低低的尽是山路。尽管有牲口驮着孩子们，省了我们的力，但有时也会遇到麻烦。有一次走到一条窄窄的山路上，一头驴子一脚踏空，驮着的小木床一下子歪下去了，把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要翻下山去可不得了哇！所幸的是孩子没摔下山去，但一看那孩子头上碰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幸亏沈元辉所长是学医的，她做了消毒清创处理，及时把孩子的伤口包扎好，队伍又前进了。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从林家坪转移到张家沟，后来又转移到三交的爪洼沟，在山里



中排左一为李讷，后排左一为韩桂馨，后排右一为穆文卿



转来转去。

在行军路上，我于1947年3月加入了党组织，经过半年预备期的考验，9月份转为正式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穆文卿和丑子冈。

1945年春，我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就被组织上安排到洛杉矶托儿所当保育员，我记得有江燕、边庆国、李文芳、阎明、梁国馨等（这些同志都还健在）。我们都是从河北省到延安来的新同志，另外还有抗大七分校毕业的穆文卿和顾明等人。开始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学，而让我们去抱孩子？我们跑几千里地就是为了这个吗？我们向领导提意见，要求去上学或干别的工作。领导没答应，要求我们服从分配，做好工作，并说以后有机会学习。

到了洛杉矶托儿所后，我才知道这儿原叫中央托儿所，1940年成立，是直属中央军委卫生部领导的。1942年由宋庆龄主持的美国援华委员会中国保卫大同盟在洛杉矶募捐了一大笔钱款及生活用品、医疗器械，通过层层封锁送到了抗日根据地，其中一部分就给了托儿所的孩子。为了纪念和感谢美国和平进步友好人士及爱国华侨，中央托儿所就改名叫洛杉矶托儿所了。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放在这个托儿所，托儿所里还有一些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女。我报到时所长是沈元辉，书记兼副所长是老红军丑子冈同志。

我们到了托儿所以后，老同志们给我们上课，给我们讲白求恩、张思德的故事，教育我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托儿所里有个姓赵的男同志，负责保育工作，他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工作很出色，他的事迹还登在了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沈元辉同志是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上过学的大学生，医疗技术和外语水平都很高，她从中央医院调到托儿所工作毫无怨言，工作中兢兢业业，这些身边的同志为